



陈新



自己明白，才能让别人明白

1978年3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科学大会，被称为“科学的春天”，在那次世人瞩目的大会上，或许不会有太多人注意到一家来自偏远地区的青海省的高原心脏病研究所被授予科技进步奖。

一年后，这个去支边，却创立青海省高原心脏病研究所的医师回到北京，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阜外医院。

他在阜外医院提出了心电生理的概念，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临床心脏电生理研究室。此后，我国心脏电生理事业迎来了“春天”。

陈新，是一个习惯站在别人身后、常常“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的师者。

立志济世

1929年，陈新出生于上海。他的童年在侵华日军的枪声和不断的逃难中度过，母亲因病去世，妹妹被日军残害。疾病和战争带来的苦痛过早地锤炼着陈新幼小的心灵，使他从小便立志从医，以“解救天下苍生，济世活人”为人生理想。

1947年，陈新考入上海医学院，结束6年的医学生涯后，就职于北京协和医院。在这个名医荟萃的舞台上，他遇到了张孝骞、林巧稚、黄宛等众多医学界泰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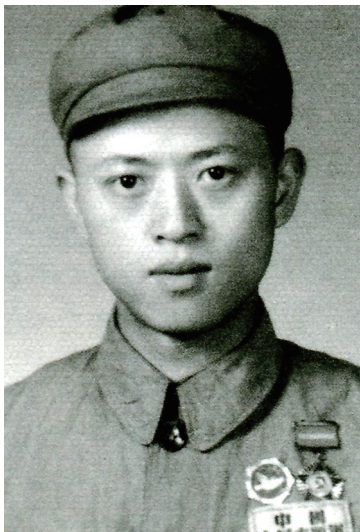
“他们独到的医学思想、精湛的医术深深地影响了初涉医道的陈新，这让当时对医学求知若渴的他兴奋不已，他感到了医学海洋的浩渺，却更加坚定了自己对医学的不懈追求”。陈新后来的学生张澍说。

在“医学海洋”中徜徉的陈新很快就有了实践“济世活人”的机会。1953年，北京协和医院组织医师前往朝鲜战争北朝鲜一线提供医疗支援。陈新主动请缨，1953年3月到1954年10月参加朝鲜战争，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直属医院工作，治疗和抚慰战士的伤痛。

1956年，北京市修建密云水库，陈新又主动参加了由十几家医院的医师在水库工地上建立的“前线医院”，救治工人患者。

1958年9月，陈新被调往阜外医院做内科主治医师，参与了医院的创建工作。

“文革”期间，国家对阜外医院进行整合调动，陈新被派往青海支援医疗。但他没有去组织替他安排好的西宁市，“支援西部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在这样的“要求”下，他



1955年，陈新从朝鲜回国



1960 年，陈新（前左 2）、吴宁（前左 3）和蒋文平（后左 2）在阜外医院合影

被调去了昆仑山脉与阿尔金山交汇之处的茫崖石棉矿区。

在这片含氧量不及平原地区 70%、年平均气温仅 1.6℃ 的高原地区，陈新发现有太多生病的矿工患者需要救治。他不分白天黑夜，随叫随到，实践着当年许下的“济世活人”的理想。那些被救治的矿工争相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张澍回忆，“常常是刚到一家，就有另一家来请，还没有坐多久，就被另一家人拽到家里，就这样一家一家地请，一家一家地去，直到半夜才回自己家”。

但是，忙碌和喧嚣过后，是迷茫和孤独。这里的患者需要他，但他最终要往哪里去？但不管去哪里，他更需要明确的是自己的医学方向。陈新在孤独时读书，阅读了大量国外医学文献，对心脏电生理有了逐步深刻的认识，为后来创办心脏电生理研究室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74 年，陈新被调往西宁，曾担任青海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师、青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副主任。为了更好地推进青海省心脏病学事业的发展，他牵头联合西宁几位专家，创建了青海省高原心脏病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高原心脏病研究所。在任命研究所所长时，他却把机会让给当地医师，自己只担任副所长职务。

1978年，在全国第一次科学技术大会上，高原心脏病研究所因为取得了骄人成果而在大会上获奖。身为副所长的陈新完全可以顺利回京，出人意料的是，他又一次把机会让给了别人，自己在那个艰苦的地方多待了一年，直至1979年才回到北京。

开创之功

回到阜外医院的陈新，愈发认识到心脏电生理对心血管疾病治疗的重要意义，想创建一个心脏电生理研究室。

“临床心脏电生理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有创性心脏导管技术为主要手段，迅速成为诊断和研究心律失常的一项可靠方法和有效工具，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心脏电活动和各种心律失常发生机制的认识，并在心律失常的正确诊断、治疗方法选择和预后判断等方面，为临床医师提供了重要的，甚或决定性的依据。”多年后，陈新这样总结心脏电生理的意义。

但在当时，当他提出心脏电生理这一概念时，却招致很多人的不解和反对。张澍说：“由于当时学术界的不理解，不但没有给予支持，反而进行反对并阻挠。”

陈新没有放弃。他一次次找医院领导谈及相关事项，向身边同仁解释心脏电生理的意义。1979年9月，经过反复申请和大量筹备工作，陈新终于在阜外医院创建了心脏电生理研究室，这在我国乃至亚洲心电生理领域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陈新给进修医生讲课

此后，陈新和他的研究室在我国心电生理领域开始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带领研究室的孙瑞龙教授和胡绳俊技师在我国首创了临床心脏电生理检查的方法学，并记录到人的希氏束电图，填补了国内空白；20 世纪 80 年代初，使用心脏程序电刺激方法，率先开展对预激综合征和心动过速电生理机制的研究，为后来在我国广为开展的射频消融根治心动过速奠定了理论基础、积累了实践经验；在国内率先开展射频消融的动物实验及临床应用，完成了全国最大系列病人患者射频消融治疗，数量及成功率均为全国第一；在我国首先开展心律转复除颤器植入术；完成了全国最大数量的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建立了全国最大最早的心脏起搏器植入资料库；培养了大批心脏电生理医师和研究人员，成为我国心脏电生理起搏的摇篮。这些学术贡献无疑对我国心电生理和起搏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94 年，陈新联同黄宛、吴宁一起向中华医学会申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并当选主任委员。他带领学会成功地举办了 8 次全国学术



1994 年，陈新、黄宛和吴宁等申请成立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陈新当选主任委员，图为第一届委员会合影

大会和多次学习班，交流电生理与起搏器应用成果，探讨发展前景，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电生理和起搏技术的快速发展，缩短了与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

为了推动心律失常学研究，提高临床疗效，陈新还于1997年创办了《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1997年，陈新与胡大一为我国取得第七届亚太心脏起搏及电生理大会的主办权，共同担任大会组委会主席，这也是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心血管病领域内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大会，使我国心电生理的科研成果正式登上国际舞台。

2003年，陈新作为第一完成人的“心脏起搏及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治疗技术的开展应用及临床系列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阜外医院在申报该成果时介绍，他们于1972年开始在国内最早开展起搏器植入术，其中生理性双心腔起搏器比例占61%，居全国领先水平，起搏器5年（1996—2000年）并发症<1.3%，远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他们在全国推广起搏器基本技术及新技术，并为当地培训起搏专业人才，使许多患者在当地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为患者节省了大量费用。

在开创和推广心电生理和起搏技术的同时，陈新时刻关注这些技术在临床实践中的规范操作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陈新组织编写了我国心律失常介入治疗的各项诊疗常规，如《射频消融术指南》《心脏起搏器及心内转复除颤器治疗指南》《心房颤动治疗指南》。后又组织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专家工作组起草并发表了《心房颤动目前认识和治疗建议》等一系列诊断和治疗的指南性文件，为我国医师的临床操作指明了方向。

1996年以来，他3次召开全国性心电图标准化研讨会，制订了心电图机标准化、心电图操作标准化、心电图测量标准化、心电图名词标准化和动态心电图工作标准化等一系列临床心电图工作指南，为我国的心电图标准化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深受心电图工作者的好评。

传道授业

在张澍的印象中，陈新就是韩愈笔下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谦虚严谨，眼界开阔。

早在1965年，陈新与黄宛共同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心电图专著《临床心电图图谱》，1997年以后又出版了《临床心脏起搏和电生理学》与《临床心律失常学》，囊括了30余年来临床心脏生理和起搏领域里最新理论与临床进展。其间，他还主译了《冠心病监护手册》和《充血性心力衰竭》两本书，将国际上先进的学术引入到中国。



陈新和张澍、张奎俊、华伟、陈柯萍、马坚合影

陈新传授的不仅是技术和知识，他还言传身教给后辈治学之道。

在担任《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主编时，陈新曾遇到一篇涉及他不熟悉的外科手术内容的文章，他不厌其烦地多次与作者沟通，直到了解整个手术过程才放心。有编辑对他说，这篇文章已经有专科审稿人审过，为何还要如此“较真”？陈新说：“我是杂志的主编，对每一篇文章都应了解，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把关。”

他的眼睛不会遗漏文章里的每一个字，包括参考文献。张澍说：“他看完文章有时会在一些参考文献旁边用铅笔写上‘查一查’，编辑查过以后果真能查出一些小问题，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业精于勤的精神。”

他还经常亲自查阅文献资料。“我虽然不在临床一线工作，但一定要了解学科的发展，这样才能起到一个主编导向的作用。医生如果3个月不看文献就会落后，半年不看文献就会被淘汰。”他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也谨守着自己的诺言。

到了晚年，陈新更加关心中青年医师成长。

1998年，在陈新的支持下，马长生在中日友好医院开展了中国第一例心房颤动导管消融手术，之后开展了艰难的心房颤动射频消融之路。“当时，由于手术的成功率低、并发症高，术中经常发生心脏穿孔、心脏压塞需要抢救的情况。因此，国内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很多还出自老专家之口”。张澍回忆，陈新能感受到马长生面对的压力，坚定地站在马长生身边，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鼓励他。

在第一届全国心房颤动会议上，陈新亲自上台表示，支持年轻人的创新和进取。此后，心房颤动导管消融治疗逐渐在国内开展，并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正是由于年轻的专家们锐意进取、不怕困难，才使我国心房颤动导管消融的发展紧跟上了国际先进水平，年轻人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们。”陈新后来又多次表示。他还拿自己有阵发性心房颤动病史的身体作“担保”，“只要你们做到1万例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手术，那么我将是你们的第一万零一个消融的患者。”

2012年6月12日，陈新在北京逝世。在阜外医院发布的讣告里，陈新以“我国现代心电生理与起搏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的身份与他关爱的后辈们告别。“一颗巨星陨落，但点燃了一颗颗新星。”张澍说。

张澍总会想起老师陈新给他们的教导——“君子之道，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句话出自孟子，意思是，贤人先使自己明白，然后才去使别人明白；今天的人则是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却要拿着自己的不明白而让别人明白。

正如陈新自己曾在总结心脏电生理发展历程时所说，“展望未来，我们意气风发，豪情满怀。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心律失常这个人类的头号杀手最终将被完全征服”“中国学者的名字将与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和关键性治疗技术联系在一起”。

整理 / 文休